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上監司帥守畫

上福建提學勾漕書

洪內翰

某竊聞當世士大夫羣居尚論人之賢不肖至其罷廢更不
事事者必曰宜爲學官諭官曹之閑且冷廢興盛衰於郡縣無
所系者必曰學校戴白之叟三尺之童子習飭見聞謂爲誠然
郡博士學之來途逢者不避坐拜者不起府吏塵看而不顧走卒
戴手而不捐況在諸生其不族朝而隨侮者幸也嗚呼先王養
士之至意聖天子賢宰相隆學之盛德可謂大矣而陵夷至此
則廩稍之不充室宇之僅存禮貌之或衰日腋月銷無足性者
閩自常公交長林秀民舉知讀書彬彬至今而獨爲最盛州詔
一下揚杖應書多至万員其春秋自角於有司者亦數千計士
亦游沐教育惟恐在後室宇禮貞不遑暇恤故有上籍於孝者常

于人而得食堂上者且三百輩鋪啜廣廩稍豈一朝一夕之所可
屢哉今視歲所入才得米二千二十三斛錢五百七十有七万
至於擇貢課試職掌之奉祿未嘗不此乎取之幸大有年時諸
邑之長吏心乎追和唯謹不少負自旦而給之猶且至十月而
不然況於天稍潦草職思其憂者又漫視斬弃之士苟不能自
穀於家其不委而之他者鮮矣文風不張可設足稍損失大弊
夫向勝言未不肖捷取科第於經術懵不通曉充仕師儒異夫
爲官擇人之意食堂上坐被色百出亦無幾其徒飽食不擾自
容空餐而忙事無何齋廬素然藜藿不飫冠帶踵門唏飢丐休
府雖巨藩年無贏儲左支右吾未能自濟士之飢飽豈敢復有
誦於有位之君子乎恭惟閣下文秀持躬吏更民服爲今朝第
一流而整齊學校之意蓋於江西見之其昔者侍坐蓋聞其略
矣今又以部使者之首督撫李政其於斯時不能開口奮臆爲
人一言廢官之誅死有餘罪伏見建寧邵武各蒙捐給綱直生

徒賴之朽貲万計今不敢疑此儻歲得三百万但爲糗糧頌歌
之耽無待終日使羣隣撲八郡四十八縣之廣鑄錢羨餘不可
以竟兆會捐三百万以惠一卒巨海去一鱗耳笑談指撃易若
反掌而一方不勝諸生夙夜之大願非邁一人之私言凡冒晚

威尊屏息待命

代上劉使者書

趙狀元

蜀部四臺益部爲最重凡選用使者必參以明敏愷悌乃得任
執事繡衣扇來成都之人瞻望咨嘆曰先大夫持節此州有德
在民猶像存焉父子繼踵澤此州十五郡之民何以報劉氏嗟
夫士之生於卅坐於廟堂進退百官佐天子出令督澤天下夫
下稱貴焉然後爲至若猶未也攬轡登車春雨秋霜上爲君相
之所眷下爲斯氏之所收屬如執事之今日者亦不可謂不如
意也當此之時縉紳之儒巧於文墨者莫不引筆伸紙頌詠刻
畫以巧執事之知顧若其者抱拙守訥素不能出一詞而一旦

抱其鄙野之語將有譖焉無衆人之所能而爭衆人之所欲進
則獲戾於左右退則朋友之所譏罵某亦自諒之不審矣然其
情不可不察也某聞之天下之所貴者衆人之所必趨而懼其
後也景星鳳凰欲其先觀蓬萊方丈欲其先登燕昭築臺東魄
不自揆量而請居之燕昭從焉魄因得益自修飾以克負燕昭
之舉而鈞來樂毅之徒燕昭於是有多賢之名而萬世後魄亦
有聞焉向使魄奉身卷舌而不敢自先於衆人則何以然自致
於燕而今豈復知有魄哉故曰天下之所貴者衆人之所必趨
而懼其後也今執事之在此堂也非特景星鳳凰之瑞蓬萊方
丈之深也某而病狂則已不然豈得無衆人欲先之乎哉伏念
某少時刻意學問年十五走京師入太學從四方豪俊遊凡六
年而歸又九年而得一官又十四年始得郡從事拜於麾下前
雖血涯深此其窮困何如也蹤跡鄙弱何足暴露詬亂人耳目

果素無聲稱又且徧促不足以自奮於大人君子之門所以致
此屑屑子憐而無愧也共惟執事德望凜心寶領西南之人士
之求進捨此奚擇况忠誠毅毅越蜀刺史之識既已卑舉猶日孜
孜以人物爲己任此其得爲門下郭隗時也惟執事與其進某
敢不益勉修繢以遺報稱僅得執事職拔以不泯沒於斯世而
百世史册且將記執事以不朽焉此又非特今日之榮幸也

代上韓都大書

同前

鄒陽有言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無不按劍相
視者以無因而至則也蟠木輪囷離奇而爲万乘器重者以左右爲
先容也噫審如是則希世之寶雖有瑰奇之質以無因而見疑
不才之木以先容而獲用於當此斯人也殆將啓天下之士角
爲奔競飾智華名以求知於大君子之間而其所以進者唯空
右之求爲是也此豈爲知章有惑乎鄙人也子識驚下無游觀廣
覽之知然自少至長粗知讀書年十五慨然而束書走京師就太

學奉盡自適者七八年靖康之變狼狽西歸學既無成始受此
賞賜第試川陝一再舉而僅得之不幸災害相仍五易歲叡蓋
自忝冒以至于今十有五年接連冗散未有振發之期內則無
相然少友以楊其聲容外則無版援之勢獨其操心積慮日以
堅勵期自植立以無忘先君之訓雖鄙陋不足以希明月夜亦
之貴而壁立蟠木尚有取焉性是門地單薄了無先容之助獨
紓徐容焉一遇當世偉人超然遠覽如權衡水鑑輕重期醜了
然晉次者庶得以少伸其志也天啓其塗使蒞官麾下獲備使
令於前以償其夙昔之願嘗懷疑由縮不自一伸其家而來左
右以爲先容是自弃也非所以爲事君子也恭惟閣下鍾德相
門爲時膚使以宏廓洪偉之量輔正直剛大之業受知君相術
命西來摘要義伏聰明若神使在位聳擢不敢爲非而爲善者
加勉而有所恃金匱之士莫不延頸企踵洗心易慮朝自處於
無過之地庶幾一望几翼少希顧盼之榮焉顧其璫璣冷沉士

不夫之後何足以汎大君子之齒牙乃者竊聞閣下不以其不
自辱記姓名許賜提拂及進見存撫慰薦甚備自揣一介
何以得此於門下雖結草銜環固未足以酬万分之一也抑嘗
聞曾稽孔閭粗有才華未爲時知孔珪念草表以示元暉元暉
嗟賞因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當共獎成无惜齒牙余諭其受
知於門下旣無按劍之疑而竊錄於此以報盡一行之命伏惟
上念鄒陽尤因至前之難推元暉成晚進之意特垂收錄借
重諸人俾塞谷孤根不日遂生成之意外竚之惠非閣下其誰
任之

代上茶使書

司前

某謹史至輞陝魏勃事切自感嘆以謂士不幸無位欲一見世
間名德大人面顏貴賤殊隔咫千里而心腑間有千里湯火
寧廢寢輟食不敢一日釋帷而弗執也猶不得見則甘心僕妾
之投收拾望堂下幸一言之中者甚至於掃舍人之門以求自通

蓋經歷旬時然后僅償其區區而遠者至於十歲或一歲始得
望屬幕下嗟夫士之交於卿大夫其勢如是之難其身如是之
卑其爲計如是之适而可笑也然二子不出售用之術雖免入
之所不堪僥幸人之所共欲豈非上下之交不可力取逡巡委
曲待其自合乃安耶雖其顧視一日不啻三歲然曰翔久之不
變者必行其志以厭其欲故不自覺日月之飛馳不然徑情直
前彼將唯罷弗接而尚何執手以手萬而貴之之敢望故曰迫
遽者退淹緩者進當今之日進言於執事之前名位不聞歲月
不淹而欲有求焉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共惟執事宏
才巨德妙文碩學爲一世標準殆晉叔向曹相國之爲人也

聖天子以爲賢眷西蜀財賦之重委以董護遂建大將旗鼓進
臨巴蜀曾未踰年顯庸上聞僕曰峽道非所以煩公也蜀賦最
贍者莫如茶與馬以是命令執事旌纛西來觀呼墳郊其聲聞
留曰綢衣之宜兮敝予又敢作兮適子之館兮遠受子之察兮

非特是人也又有絲章繪句稱譽盛德者斟酌損益講磨利害而上公府者板援權勢不備升祿者是三人者其數不可計雖艱蔑魏剏再收受器捐門之術將有所不得施是非奉咫尺之書節鄙陋之辭而可以辱一諾之重於旬月間也然聞之更陸之魚仁人興哀浮喬之夫君子合之某之得據於此也抑可謂勤矣已自惟少時妄意讀書早十五即走京師入太學從四方豪俊遊感激自奮既不墜其家聲以無負父兄切切之誨不幸學未成而有靖康之變徒步万里出沒風濤間僅乃得歸返未足有接就學偶得一第於稠人中學雖未成而名已從矣方欲卒學家揭紹起飢寒迫其前妻李驅其後方始強顏隨牒以自信然其夙昔之志耿耿于懷不志也蓋其生十有五年而游卒六年而歸又九年而得一官又十五年始得拜於榮軒之下年五十矣向者諸公憐其窮引手授之疑若有僥倖改秩之緣今年十月將遂棄去章尚願其以此於執事先生不能無望執

事之來也其不得留日趨墻仞之下以斂半生欣慕之素又不得執事一美言以去人將謂某何其將謂人何夫惟使其有以籍口於人又使某緣執事而脫飢寒之憂一發而兩利俱使某何以自己哉用敢叙其區區之蹤跡豈穢不自愧耻而輒露之其勢遽非收與歸門而俟也左右其加意焉

上馬運使書

同前

東韓府判曰布衣之士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愈之意蓋公在下者不能自致富貴必有量貲者提携之然後可以脫其貧賤之憂理則然矣而其所以爲言則非也古之君子以聰明英偉之資而立於衆人之上清心平手以攝量天下晚進之士曰此賢也此能也此孝悌忠信也公勤廉潔也得之於吾心置之於吾君豈獨爲斯人利祿之地也哉以爲居衆人之上爲天子擇人吾無心也惟其無心故居天下之重任而人不必爲沽名有其器而不以爲無功引接後進拔擢淹滯而人不必爲沽名有其器而不

惟塞無其具而導用者方不有一焉人於是乎翕然推尊之曰
曰斯人也士之所爲重輕榮辱者也於是乎天下之士莫不奔
走於其門以幸聞於一言何者天下之士其大者孰不欲行其
所學以衣被天下小者欲爲國家建立功業以垂之無窮也雖
然吾看是志者未知其獲伸焉否也吾有是才者未知其才之
果甚與否也故汲汲焉於斯人也其許我焉吾其得行其所學以
衣被天下乎不然亦得建功立業以垂之無窮儻其不我與也
則足以知吾之不足以處夫二者之間將心思蘆布衣藜藿以
自立於無過之地而已矣古者玉公大人之於士其嚴如此而
何勢之足去士之所以奔走於王公大夫之門蓋以自審其才
而何勢之足惜審如前言則天下混混惟勢是從下之所以求
於上者以勢不以道上之所以達於下者以位不以德勢移事
去吾亦轉而之他上下爲市名實俱喪舉者甚輕求者無厭是
教天下相率而爲浮僑者也若其則不然雖其資質推曆不足

以盡識古今聖賢窮達立處之際獨其賦性樸質切有事君子之心幸而得遭斯人求一露脣腹以爲其死生去就之決今天放其塗使蒞官於執事臨按之下儻閉口不言是自弃也非安分也伏惟執事以忠厚正直受聖天子之知十一年間四持使節烜赫盛大無以倫比西蜀地方三千里戶口數十万視執事可否以爲休戚一言之出列城聳動其於予奔之間而其人賢否決矣豈非古所謂聰明竝偉立于衆人之上清心平手以編量天下晚進之士而爲之輕重榮辱者歟伏念其眷惠不足以爲當世取含然自始改齒父兄教之以書十三執筆爲文辭以爲遠方不足以自奮也東走京師水陸數千里萃益六七年謂天子之爵祿可以平取狼狽西歸凡再試於春官而僅得之自其始學以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青衫蒼韻未知改秩之期亦天下之窮人也向者主縣于彰明諸公不以其不肖而辱舉之是以在此今者惟不遭王公大人之可以榮辱我者也兀兀焉

而行默默焉而自藏也執事以一世名卿之重觀風乎上而禁
以二十九年窮苦之餘守職于下是將見夫所謂輕董榮厚于
我者也其可不疾趨大走以求快其夙昔之願而決其平生之
去就哉孔子曰享所否者天厭之凡孔子所不與者則天之所
弃也當今之世可以居此任者非執事而誰某其懼焉是用敢
忘其固陋而述其區區之懷以投告左右寧不店管晏之任不
顧不道仲尼之門寧得李將軍一諾不願得百鎰之黃金也外
之於九天墜之於九泉重之於泰山輕之於鴻毛在執事於可
否之間亦惟執事憫焉而收辱之

上湯茶使書

方舟先生

益爲蜀都會凡五十餘州人物奇傑者咸在異時貴人官此者
例皆領略不忍遺士士有負一伎一能不至盲瞽蹇跛皆得畢
其思慮而極其詞故上得以蒙好士之名而下得以乘附有聞
者蓋相資也且前之王褒因何武近世范鎮因薛簡謂荅乘因

張忠定蘇洵父子因張文定尚可采數十年間潦濶名姓
不復掛諸公之口而士子苟務自售柔意希合以幸當路光采
不復頌秉此禮義上之君子亦因以小豐折而伏之士失其所
守可惜也閣下一以蜀士不薄矣聞其名稱即欲見之不見則致
之既至則禮之於士如是之誠也計今所得凡幾士如四科人
物長短大小必能次第處之矣閣下以耆儒爲貴仕道德足以
風厲文雅足以矜式士以一見期於榮其終身不特年歲周旋
之暫也某之此來豈虛望哉願在涪上拜謂以文自通閣下察之
於衆而許之以言私念此久矣厚幸試吏使部日以賤事與百
吏趨走于庭前之所許其者或不因此悉其平生所懷爲衆人
爲國士輕重在閣下某不能自小也好古學知文詞於茲粗有
意而未獲盡者趁趣歸寧此其心亦自有所藉謹以經進大學
說二卷鄙文二卷爲贊禮閣下審其言以終向者之所許幸甚

其名伍低下貴爲高語不識褐篋妻用所業賣頭人將以他知
而公府譚譚若淵頭人胷中無涯矣自富不報始時欲言抵筆
和墨臨文輒罷曰是大亡益抵自勞耳幸今閑下訂意人物而
前者不侔故其兩有所獻未灑清濁漸鍾牛鐸不入里耳翼天
下之知聲者過而問焉竊惟科舉一事西南頃李病之久矣
古有鄉舉里選之法推有德行道藝者登其數于王王拜而受
之謂之賢能之書戰國之士急端疾馳榮譽朝夕謂談仁義如
孟軻於齊不過爲下卿談王制若苟況於楚不過爲祭酒儒其
業若叔孫通於秦不過博士去而學兵可爲將不知孝孺
聖可以爲相於是周孔之道脆弱不振者久矣有漢崇經士皆
東門非伏生書田何易則謂之無師非父子傳授則謂之无法
故漢之文章閨博因辟號爲得人之盛下此如魏如晉如齊梁
間設科不一而士氣浮僞無可持循者今日取士大抵尚唐相
似而法度擗比往往過之然郡國吏詐未能盡去自一廩之

勝甚於聲律而命題植意可以網羅每聞之士走蜀蜀之士
走眉成都縣漢彭嘉陵簡之士又不知其他走也多騎厚蓋更
相貿易以中有司之求而迂李陋生枕席圖史大挾以入有司
任好惡不以全場定去留見皮相馬用指測律未能攻寶其失
偷多方中間賂遺賄行幽談聚笑挾鬼淒則汚吏不顧崇滿溪壑
外猶牙齦縣中啓閨鍵棘園重重無補嚴密同列者豈能究之哉
視其面若無蹊隧可入其意之所私高則出月脇遠則過陽谷
其深包曲藏則在蒼梧之野同列者豈能究之哉剽金者
志人貪餌者忘鈎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云且三晉之士尚權
交者因摧交以成功齊魯之士競口舌有因口舌以得官爵以
爲風恬不知怪而況科舉乎唐薛登嘗言今之卒人有乖事實
明制才下試遣搜揚勤弛府寺之迂出入王公之第俗號卒人
謂之不覓卒覓爲自求之稱非人知之詳其爲弊何特今曰耶准
鄆試士東都吳武陵持杖收阿房賦詣鄆使以第一人處之歸已

有所主而收之止得第五是非爲有力者所奪耶。往年劉青州
閑情於此故文移校官丁寧訶切往返件諭開陳根萌以造閉
其塗而十四郡之士以此相憂其檄草當在尚可覆視也吁三
歲括賢於海內寔朝廷大事其上以爲三公其次有薄書獄訟
錢穀之寄雖小亦有民社之託而令俗才僥倖以得盜天官署遇
弄其衡柄直使人恍憤恭惟閣下以文雅道實取至公上第周
流四方知人之情偽而皇華之光再照右蜀雍容溫潤出於天
姿和而不同緩而不迫以待吾蜀之能言者有使者若此其忍
負之哉如上所陳儘可徵採願閑燕索言之

上監司言折承書

同前

某不妄自出門下益刻筋力愛養皮毛以不辱駢策齒老骨絕
而後已重念某受知特向衆異田舍兒引吭無好音衰冷薄味
不入人齒頰明公誤有論薦不得他入半口氣有所吹鼓而特
持殊愛出於方寸此所以爲向衆異也且爵祿本與賢者共而

今士人勦斬如取諸懷中若公者實幾人哉悠攸薄徒多負
風誼從容辭令緩急無可倚者上天梯級安用援引此輩耶某
數日前欲以折科一事納忠于左右以聞鑑僚中亦嘗有舉此
端倪者承公峻抒而逆閑之支縣小佐兩耳不審傳說之悟死
罪死罪劍外十四州唯彭邛蜀永東等有折科而蜀稅大率畝
不下二十錢斗餘粟而邛彭永原畝不越十錢而米不及斗其
重輕可見又有輸送遠倉中賣織帛一畝之得征徭助納外所
入無幾今歲苦雨濱江之田水齧太半何可更輕估絹資低定
未直四縣之民且有東國之作矣法有以日納月分取時估中
價而民間千四百五十至六七十錢始能置一織今商稅場和
買亦千四百錢尚未即得公試令索四縣司法實直則折科利
病炳炳在目不即馳一介刺問永康歸永康所中亦高於本郡
安有相去無百里而物價之不齊如此春夏絲鹽不富市價踊
貴杼抽之出歎然有限四縣十万户秋賦數方織若蒙公加惠

民之意施德於不報一紙改更無遺六七十緝為尊益赤子衣
被之賜不斷之澤流在門戶殆愈於三軍之拔礪齊侯之省刑
其利茲醇矣門下生學為古人無所補邦或規諫厚快妖媚顏
色其死不肯為此馬周嘗言百姓安樂在刺史張九齡言才刺
史使民及其福惟公留情故觸風移驚戰何限

上監司書

思齊先生

寡謂自古士大夫才智有餘而器識不足者可以周事功而不
足以寄重任器識有餘而才智不足者可為勝重之而不足以
開事功平居无事商功利謀殿最見事風生迎刃轉解端若利
劍之不留行投以事機之會固優為矣一旦富貴誘之利害迫
之則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矣無定才智有餘而器識不足
之過也以重鎮浮以厚鎮鍛沉之不清撓之不濁招之不來而
壅之不去介然如石不磷不淄委以甚重之寄固優為矣一旦
使之臨煩遽而達事機則少文不足以應变無術不足以防患

昧於消息盈虛之理矣此無它哭器識有餘而才智不足之過也
西都士大夫正蹈此弊葬宣朱博所在稱治爲世吏師東方朔
漢庭典留事才智足稱也及居大位以苟察失名甚者至於馳
騁進不師道德亡可言者是非器識不足之患耶周勃霍光扶
頤支偃爲漢伊周重厚端謹堪寄大事哭器識足稱也然錢穀皮
獄之對不足以備清閒之間湛溝滿盈之過不足以爲明戶之比
元功滿天下而智術曾不能固一身是非才智不足之患耶竊謂
士大夫不可无才智而才智特器識之輔不可无器識而哭器識
爲才智之主蘊器識而爲已重而渾才智以周事功古難其人
今乃得矣夫惟執事蘊古人之器識而無才智不足之廣達古
人之才智而無器識不足之退天子輕念東歸付以屏翰之任
執事才智器識固已簡在帝心非區區云爾所能輕議然執事
下車布政幾年于茲自黃綬至墨綬凡幾吏自倉氏至庫氏凡
幾官莫不凜凛然修至厥職如執事親臨其旁是誠畏執事之

才智而不敢偷容也間有修下吏之禮望履舄之賓無隋冠蓋
於後塵者一見莫不服深遠而去鄙吝是誠服執事一默識而
惟荀子也某所以深議執事之万一誠得於所見如是豈足
以盡執事之才之美哉伏念某江陽之鄙人也結髮讀書不治
它技政事之暇不敢輕書嘗效古人之大節以觀今世之士大
夫而誦執事之高誼久矣今者備貞塵下屬職守拘糜不獲時
詣下風以慰其平日頌詠之心瞻望台屏精神馳越第恐朝廷
一旦走一介之傳乃執事而付以機政則位望愈隆名分隔越
塵冗小吏雖欲引吭一鳴吐其鏗轟以斷執事垂聽其曷可冀
乎其所以志其鄙陋而謔謔誦執事之才之美而不釋者非敢
諱執事也非敢諱執事也才智哭識之兩情執事其有之也謹
書以代古人執贊之禮焉

代上監司書

洪內翰

禁聞薦舉之制朝廷良法也行之三百年士以此進身者蓋不

可毛率然其末流之弊又不可勝言者士徼利苟進苟無平生
鄉曲之好以謁於上之人則倚勢於熟官借譽於先進且朝諫
之暮夜計之期必得而後已苟舍是則雖文如張衡行如尾已
政事如卓魯肆如儀素至於老死而不能進寸尺上之人厭
苦之而不惟其人下之人諾得之而不恩其知寥寥此風不可
復振有大賢者出間能支蘋草往擢一孝廉以裨國事往往更
相傳說歎未嘗見嗚呼薦士美意也一何至於此哉其海濱之
鄙人冠儒冠服儒服世世不絕也而困頓於白丁者蓋什九獨
某庸庸工奇資稟弗給乃幸得第一去民伍齒吏行來至劇縣
薄書分亦足矣然業爲官又冀進頭身居百僚底齋群詣曹瞻
前不勝多顧後才一尉耳每竊自命曰求仕以自樂也今乃尔
尚欲求聞知何以哉不如投簪而歸耕既又自辭曰乘山委吏
孔子嘗爲之矣抱閔擊磬孟子嘗言之矣今吾秩雖卑然自漢
以來不妄賢卿大夫比比而爲之而况我庸何傷使天而終窮

教則已矣天若惠顧我其必有日故強顏至今共惟閣下以絕
此超然之資奮平士夫上上不肯入省府長監寺但爲真貞吏
直自取遠外請使者之節而持之至於激濁揚清心乎古人寒
暑不能轉移槩之當代無有也攀鱗而外附冀而翔舍閣下而
誰而其無夙而班舊好無勦官之勢無先進之譽詭持延歲以
歸誠丐憐析苟得於万一是猶登屋而索魚吁其難然向之所
東爲流俗設耳苟以期陛下是謂失人故斷然自決於方寸間
不待釁沐笑覩俯伏于行部伏惟加惠而幸進之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三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書

上監司帥守書五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四書

河東先生

開井拜人之生有幸與不幸也幸者自知而不幸者謂人莫知也已亦莫之知也蠢然徒若類而已矣或出夷狄之中生不識其禮義死不知其喪祭不幸也歟或生中國生不成人而夭或聾或聵或瘡或癩或狂或愚皆疾之羣生不幸歟歟或生當亂世戰伐交興相之以賊殺拘之以罿縛日不暇寢夜不寧其居不幸也歟或生困于貧餓隸人之監役受人之制限賤若于大馬苟乎衣食者不幸也歟或生于兵革爭弓矢之勞生爲農勤于耒耜之業生爲工力于刀斤之用生爲賈務于衡斛之任唯乎自足者不幸也歟或生溺爲老佛之徒淫於誕妄之說生歟乎典吏之職掌于責罰之繁者不幸也歟是故君子篤道而

育德懷仁而含義忍夫不幸者也自古聖人賢士無不惜乎此矣生而幸者少其人哉或曰子謂是不幸者謂乎莫若已之皆儒者為幸也曰旨哉吾子之問儒者也幸乎幸乎不幸也已人之不幸由乎夫身之不幸由乎已已之者甚乎天之者也苟有外其貌而內其情于儒何幸哉言不忠行不信事君不能尽其節與朋友不能交以義父母在不能奉其誠居鄉黨不能與仁者處見善不能致而孝以級之聞利喜而趨耻貧賤而弃附勢而媚容者雖于身為鄙而目幸乎其君子觀之不幸也欵存為識者之笑沒為後人之辱甚乎前之者也開竊自念幸而不生于夷狄之中自五歲而讀書曷至于此凡十九年矣當時便誦執事之一章与夫聖人之言雜而記之敢望今日親逢執事于是邦或者或夭死而疾病明天子不出而四海亂墮于執事之中廢夫人之業雜為賤類繼今逢執事是邦也何能達于執事之門哉斯非其幸者欵又開粗識古人之事不敢違道以訛美

志詭游以安其身苟行戾而進于執事之門亦負慙而自愧矣
聞頗有自知其幸也敢請見悉執事黨不罪而寬容之成乎開
之大幸矣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三書

聞再拜先達者處乎上以待士後進者居于下以求知譬之登
高山立其梯焉前者苟躋而絕其梯未齊者無由而來矣前若
恩而自念曰吾或未得階子斯梯忽時而絕則吾雖趨然逆于
懷然若一鳥則亦莫致是之登其上也所以為上者必資于
下爲下者必依于上上苟不容其下則上之功名無以大祿位
無以尊獨行而無徒獨唱而無和矣下苟不從其上則下之事
業無以伸力行無以施自處而無明自斂而無開矣如此則不
能上下之相失噫將見其國亦不得而治民亦不得而安也國
与民亡其治与安則禮樂刑政無能措手足夏商周之世常率
其士也所以王道成而風俗平秦漢魏晉取士者或士或存故

不治于三代也夫士之賢愚混不可不用擇其良者也前代之
衰乱者非不取士也取不以其賢者也君宰相之下士百辟庶
尹非獨奉其職而從于政亦要知其士者取而致乎國也我國
家四海今治者蓋得執事者之在于位也執事之心固常在於
取士矣當今取士之道猶有禮部焉每歲秋八月士由鄉縣而
至于州郡由州郡而貢于有司有司試其藝能擇其行義得中
者後進名于天子始得為仕也然士之雖有賢能由鄉縣而得
于州郡者由州郡而得聞于有司者方少其一二矣况其无賢
与能竊是虛器之人乎况其不由鄉縣州郡而直得聞于執事
乎執事之來也榮夫父母之邦矣臨其下也不以私御其衆也
不以黨可與進而進之不可者否二咸謂執事于鄉里必多乎
聞曰君子之心与天道小人莫能知執事豈以鄉里為情哉將
以天下為情于民而與國矣千里不足私也數夫不足黨也接
其士者達于上下相由之道也厚与不厚者取于賢与愚之分

異也。有之將以齊其道，亡之將以順其物。天可仰而不可以升，君子可近而不可親。于士廣納而詳擇，脩求而徧任。執事之所以待于下者也。開行修而人不言，忤成而眾不解。塊然獨處，出無與。交亦將由乎鄉縣而舉州郡，豈敢遂望貢于有司乎？自度取捨，不識向背。杖子時而若無用器于道，而如有合，莫知其已之賢，且愚也。幸逢執事之來，故有望於執事矣。是以三投刺而一奉書，先齊沐而後請見焉。執事果不罪而与之進退，指讓俯仰周旋，使得盡其儀焉。執事之若此者，固無失也。蓋以接其士而欲求其賢，以致于國也。聞之幸者，則過矣。何也？本將由鄉縣州郡而貢，有司苟得貢于有司而敢遽望于有司之知乎？今者不由鄉縣州郡而亟得拜見于執事，執事復加之褒揚之，賜開未知從何而便。至于此也，宜何以報？執事姑進其言而謝焉，開再拜。

開再拜謹投所業晝序疏箴論一十七篇納其後進進謁之禮
非爲文也開始將見于執事之時欲收拾所有罄其鄙惡士咸
謂開傷于太古不若擇其淺近者以獻之開懼其失也遂取舊
所著文寫以五通暨乎得見于執事執事賜之大恩不罪狂愚
私心復悔遽擬易之又慮以疎其次第之儀時日相懸不可也
即俟于後以別有聞夫生而知其道天之性也卒而得其道師
之功也江河流而不止浩浩焉鑿地而穿池汲水以增之力竭
則涸而虛矣內以豐于外有餘也外以資于內不足也天之性
有餘乎師之功不足乎知之其上也得之其次也道也者總名
之謂也衆人俞教矣賢人則幸矣聖人則通矣秉燭以居暗見不
渝于十步捨而視于月之光还可分遠不可窮及乎日出之朝
宇宙之間無不洞然矣衆人燭也賢人月也聖人日也指而授
之曰諾矣命之南昧其東西與此焉衆人也斯其為原曰達于
末矣賢人也聖人則異于是通能變能復通之所以開復之

所以闔閭而閨也者經三才而極萬物也涵之于心而符于道矣
善射者亡其器則的雖存而莫能取于中弓矢失其射之器出
欲習必以良謂必以勤則茲而無失矣聖人之子道也有是乎
其器存則見其聖人也其器亡則雖聖而莫識仁義禮智信道
之器也用之可以達天下捨之不能濟諸身用不捨惟聖人能
之仁者心之親也義者事之制也禮者貞之躬也知者神之至
也信者誠之盡也親則不離制則有度躬則無亂至則莫闕盡
則不可得故以之于己無不周以之于物無不歸張而廣之所
以見其時之情也肆其寶賣而售者必以大價市取利不大則
不授矣聖人之于人利之無大小不價而咸授焉仁義禮知信
審也來者与之淳者拒之順于夷若華胥于父子兄弟亦不能
保其心故聖人通之以盡其奧變之以極其妙復之以全其道
賢人得之者不達于一執經而問焉句分而字解再三始別其
義考之終身能窮諸篇孰有矣尋其詳求諸理法而依行之述

而取用之曰道若是有矣性非也孝焉功之得也近于此者猶可言遠于此者莫可數孝而不得者多乎多故曰道少其人哉成于事業散乎文章不然也于其不孝者可也于其衆人者可也觀立夫文章可見也觀乎聖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變是則畧聖人之文章有其神從則與弃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聖人之文章詩書孔樂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孝焉孝為存也欲止存諸矣孟子十四篇軒之書也揚之太玄法言雄之書也王氏六經通之書也焉孝能至哉韓氏有其文次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則從于俗矣蓋有子斯乎能志乎此者雖未達焉然異于時矣仁義礼知信可行也此轉而適熟不迷其性矣端冕而處者不亂其威儀矣代言文章者弊而不實取其刻削爲工聲律爲罷刻削傷于朴聲律薄于德矣朴与德于仁義礼知信也何其故在于功之孝焉無其天之性也酒不足于道也以用而補之苟悅其耳目之翫君子不由矣君子

子之翫視必正聽必正文哉文哉可苟也已如可苟也已則詩
豈不刪去其僞者也大達必小遺小達必大忘似有在乎天之
性焉師之功者焉小遺不奔于李大忘不可得于道文章爲道
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思容之厚于德不
惡德之厚于容也文惡辭之華于理不惡理之華于辭也理華
于辭則有奇觀世如平用之則審是而已耳或曰小子有志哉
言也無傷于衆害于巽乎自登于執事之門如不極其談則有
謾于進矣与常常者何異之乎開再拜

上王學士第四書

開再拜文籍之生于今久也矣天下有道則用而爲常法無道
則存而爲具物與時偕者也夫所以觀其德也亦所以觀其政
也隨其代而有焉非止于古而絕于今矣文不可遽爲也由乎
心智而出于口君子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翫號令于民者其
文矣哉心正則正矣心亂則亂矣茲于內而主于外其心之謂

也形于外而躬于內其文之謂也心与文一者也君子用己心以通彼心合則附之離則誘之咸然使至于善矣故大經之用于時若是也或曰今之文咸異于子之言統其事而無不軒者亦何述哉曰幾于苟矣于身適其取舍之便于物略其緩急之宜非製乎久者也曰亦自子心矣惡不可久乎曰裁度以用之構繆以成之役其心求于外非于心以出于內也曰雜乎經史百家之言若率而積用不有其功且大乎曰如小小矣君子之文簡而深淳而精若欲用其經史百家之言則雜也始于心而為若虛終于文而成乃實習乎古者也始乎心而為若實終于文而成乃虛習乎今者也習古所以行今求虛所以用實能者知之矣不能者文是猶乎假彼之物執為已有可乎重之以等飾為僞者于德何良哉曰世如不好于習古子文何益言古子曰此非不好也未有其能者也人好其所能也不好其所不能也世之習于今有能者尚皆好之矣設有能于古者有不好者

哉曰若是能之其倫于經乎曰不可倫于經倫則亂也下而轉之張其道也曰子之文何謂也有志于古未達矣某不妄鄙陋近獻舊文五通壽以喻其道也序以列其志也跡以刺其事也歲以約其行也論以陳其義也言疎而理簡氣質而軀卑用于時不足爲有道之資納于人不足爲君子之觀妄而貢于執事苟不損丘而時得容進于門而今而後益知其幸也開再拜

上大名帥請首薦張覃書

張忠定公

十月十四日應鄉貢進士舉張某謹再拜獻書于小宗伯席間昨日入用試罷群口騰議以其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寧切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披敎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二魏大都也万人畢詞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往來小焉採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墳弔以某之文近覃之文若覃之德遠某之行万万也切敢僭冒聞于

視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異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後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參衆善可進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偉行竒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則庶忠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于克集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名公之賢誘天下之賢其亦何人來豫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此感遇慨慰通於音懷因欲盡陳其愚陋伏望愍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勸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殆於輩也性復迂怪執行望於輩遠矣明公使以某爲先是不知輩之善行攝某之惡也若樹置於先則謙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平乎古昔尊德尚賢之教也幸

甚幸甚某若齎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駁棄之其再拜

上郡牧柴侍御書

雷賈先生

三月十七日屬邑吏王禹偁謹拜首謝書于郡牧侍御閣下某聞裴晉公之爲人也極人臣之位兼將相之才不以高位而自尊不以才大而自負故拜于唐天子請于私第接見天下布衣是以韓愈皇甫湜之徒願出其下且夫二君子者皆有唐之鉅儒也觀其才術亦未必盡在裴晉公之下而甘奔走左右者以其禮賢下士之德能取之耳故能立平淮之功輝映唐史千古之下一名如生噫是亦賢人之常行弗足以稱爲奇哉且周公有聖人之才居攝政之位猶吐握以待士度亦何人當然尔但後之居上者鮮能及之或一階一級自爲區別則尊貴形于顏色况宰相乎由是晉公之名愈可重也吁滔滔者天下皆是耶吾道從何而行乎諒大人君子莫不亦爲恭惟侍御以鴻筆鑒

藻爲世通儒名冠甲科翼在四海遠乎從事于郡齋走家之謫也陳力于法寺歷試之用也登于曲臺戶禮樂也選于憲府司彈奏也其間專權管之務貳轉輸之職委藩廟之寄周旋出處往無不臧也不謂乎不崇也身不謂乎不重也然才有所小折道未得大見以其觀之亦偏俛供職而已非夫草繁畫直仙閣判定史謀發揮絲綸使塵虞之文班馬之作落落焉雅走筆下則方足以彰侍御之才也又非夫步沙堤入黃閣論思古道啓沃天聰使可封之化無爲之風蕩蕩平生于談笑間則方足以行侍御之道也享是用也必有平時矣良由晚歲又何虞哉是時侍御得不思裴公之行乎以其之不肖無能也不敢自此于韓愈皇甫湜之徒以侍左右但侍御恐不尚一張球爲命也若然某今之隸屬邑事崇階非徒勞之任矣乃千里足下之先朕也又不知侍御今日視之以為如何人也異日侍之以為如何人也故傾腹心以始終之東轔突厥輩無往悚戰之主

上大名府陳觀察書

穆先生

觀察閣下脩省病近母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爲弊於時父
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
才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
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
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爲文謂卒爲武苟登之爲相左則不復
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爲將矣則
不求以儒術之卒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
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爲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
不盡其用其弊皆出于此乎脩常顧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
經綸武洞權变弛張諸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闔与鬼神造
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逞其才出入
乎文武羽林相地使剛庶匹夫号名主將者觀之間之色死氣殺
首聽命知將相之道不在于彼而在吾儒也豈不偉哉未之當

今他未或覩佳服閣下之才德風略于斯有年矣伏惟閣下名
極而望峻識微而量闊視鼎甲之第于當年若掇遺物之易躋
宵漢之衢于平昔如馳坦途之速周歷清羨深集禁密言辭典
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真贊臣矣
一旦奉明詔去內庭統將符分策問責就彼倚來藩其門命下
之辰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略真輔臣矣
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
才全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世附眾却敵靡不如
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耳然則雖古之賢傑復生諒以加此
猶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竦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采忽不自
知其首丘賤舉根躡舊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傍徨躊躇不敢
徑進則訪謀于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嚴急難犯也或曰
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
公嚴急難犯者其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資接士大夫

爲勁務顧肯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莫彼
目深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爲皆不使入閱
其涯畔今公柄國重任殷河湖上流禮接邊鄉鎮靜方域非深
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爲人料其孰可大
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是辭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
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
肖進于前必有所取捨矣宜乎小人萌進見万一之望焉敢用
致書數首言于左右以爲請見之禮俯伏榮就之下以俟進退
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實於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
見則敢求之見蓋霑薄之命不獲遇于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
惟退無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某恐僅再拜

上經略范希文書

滄浪翁

某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顧之重不計已之能否事之重輕捐
命無向而不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裨說皆

擬之以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其竊謂其勇敢氣節則有餘
至于成就大計趣道与權則不足矣故其自少小迨於作官所
爲不敢妄必審覈已之才能而俾會孚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
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
西事故閣下開督幕府收策表震英華之士以自廣蓋以兵者
重器資群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閣下誤有聽來
狀引猥穎署令左右委言垂意較於顏色某非不知依閣下之
重可以取光價而自振起設臨幾事不能有所違弼耻也有所
建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耻也況於傾撓哉反是則不唯亏损
閣下之譽某終身可庶無所容焉是以上犯盛意懇懃辭辭者
蓋在此也然其雖至冥遇內荷閣下之顧夙夜感榮患有所報
昨聞閣下以張存不于自求守延州物論喧然以閣下領經略
之惟自可往來陝右進退在己正州逼近賊鋒而能含安逸以
就危謐雖古人不遠也又或云閣下居長安統貳於人不能明

自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途未必中間下之度以某觀之既自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授之際有所未安何者以閣下爲經略使自陝西以至外邊數斤候皆可處置在正則苟子一州於他郡不接其郡不能制制閑中事蓋閑中之俗大抵強悍聚力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今方之取鄉民籍之爲丘得操弓矢以自建臂荷來道路与寇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小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使則其將柰何耶况朝廷前有意令其自衛不率以戰今條約煩細又迫駁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而昨者延安鎮戍殺害良畜不可勝紀死氣結矣不判必能变劫陰陽之和今雖稍稔恐來年宿麦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強者化而爲寇賊則心服之有矣矣閣下若延川雖能制吳賊之命多畫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救閑中之事耶故其謂西善不足

憂於閼中也近日竊聞鄰郡數勝頗得馬負者其稱壘大其聚
積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省其所得軍聲稍振士
百其勇以其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
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死其衝塞絕其立市開之沙漠之外俟其
疲且困則破散之曩鈔夕盜与竄寸尺之地非中國之弊也某
逐處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狃豪傑之勝中其詭譎而所畏
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韌騎人而後取之况羞虧帝以伏奇包
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閼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小利
以爲功持重其弊而死其姦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內潰此係政
所謂害之善者也况夫躰幽靜則謀精而威氣張銳則令順而
隨閼下立謀而守令者也以身系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川
之狹以目任撫閼中之人以示信而又沉遠變動則何敵之敢
抗耶豈料古人所難况其淺識而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固
應于內方覩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閱幸甚窮邊者

寒光加護練不任懇切之至

上王長安書

荅袁先生

判府立衣閣下天下無事夫子其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
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縉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見故天子之尊
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焉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
此而已矣使豈人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辟而不与戰也方其
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焉其智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子乘
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
之尊可以慄懾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
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夫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
喪天下之士季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帷下
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于金之壁以易
一瓦缶幾何其不卒而奔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
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失一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

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天下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尙使於此也當今之士非有賢公卿不能報其前非有賢士不能薦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劉長安書

顧賓先生

輒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趨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不拒而外則不互抗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明而親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弃也昔者伯夷叔齊之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為共處者耶季夫下而無可為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豈勞乃亦將

病之尚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為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
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弃人也以伯夷之不至肩而弃伯夷
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切責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
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憚天下之以吾辯而以
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因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
善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父也今夫天
下之士輒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
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
無有敵者而高其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
仰望之葉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
轍顧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
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未幸甚幸甚

上金陵知府書

無爲子次公

傑無爲人以淮南方伯之召而客于楚聞南使過楚楚人有問

之目曰尔不遠万里將有廟於朝廷其何物邪使者曰炎晦之濱有獸其神若兕匪兕若齕匪齕齒角戴義四蹄履仁行以中矩遊而不群爲母之瑞命之曰麟楚人曰角之戴戴義不足以尊尊蹕之復二仁不足以親親行之中矩不足以爲母法遊之不群不足以爲絕倫匪兕匪齕亦齕兕鄰瑞之來句所補於吾俗瑞之隱何所損於吾民母之治亂在乎人孰謂系於斯麟使者每之默然而去士有於此少而窮仁義之原長而得仁義之道非仁義之行不敢以行非仁義之言不敢以言不生于窮荒之地而生于中和之域不求知于擴俗而求知于大賢或遇其其知而獻之朝廷則非獨使万目之駭其必有補於母而不玷乎大賢之知雖不足以爲天下之瑞而亦無愧於是麟也顧閣下少加意焉伏惟閣下富文老李天下宗師所黜所善士林權鑑識世族寒賤人所不顧今日之來不敢以諂言支說取瀆君子敢以所聞獻于門下以俟進退

上廣帥朱舍人書

西鵠先生

某竊以世必有慘暴列剥殘民害物之為可甚惡然後溫慈惠和仁恤物之道爲可愛而清加親督墨黜賢否混雜之爲甚可厭然後明白昭晰淑慝分別之道爲可敬而勢加重夫陽和蕩適植者胡連動者孚孕宇宙之廣同一欣泰蓋有不知春力者焉大冬凜冽雪霜仍存節折皮裂一旦被之以熙熙之和莫不矜擢鼓舞而競移者矣此則恩暴而欲仁之心也日月東西容光必照通途人道誰美昭明而風雍積音幽戶重閉一旦畫然殊壁在目莫不軒豁懷抱稽首瑣願徜徉清輝者矣此則厭默默而使昭晰之意也故安敬常在乎君子而厭侮常在乎小人小人之道不極則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也前日之不幸上有真堯舜仁聖之君而民不被唐虞天地之德日月之明者惟一二匪人當政殘暴昏墨乖時止起三十年之間天下凶無一日之安定謂人之不厭侮是誣天地神祗之言嘗繙疑

宰物者之心豈時有不仁者歟高明之極豈時有不照者歟何爲使群小得肆若是也一旦乾健天覆重離以昭晰復二曲之盛首正群凶之誅天下顛頽若出陽火不惟人之愛君子有加相敬亦有加焉故曰小人之道不極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也然則殘暴昏墨之爲是方所以爲溫慈惠和明白昭晰之地爾大愚也而自以爲智豈不謬哉抑亦適丁民物之有是所尔如某不肖以熙寧申寅中不忍諸殘暴昏墨之爲可甚惡厭者叫訴不已直欲九重之間知外事之如是尔一置於此工有二年而後遇先皇帝登極恩霈以得生還而元符之初復行舊黜其爲大冬凜冽節折皮裂而忠春陽之和風麗積昏幽戶重閉而望星日之光可謂久矣方茲昆蟲草木亦知有慈惠昭晰之爲可愛可敬而加親加重矧夫粗知執簡策李古聖賢之事蹟惟君子之爲愛敬老哉伏惟閣下以仁則孝於親而忠於君以

明則李通源探索微妙其在上庠則教誨不知厭倦而旌軒所沾與非但佛中和之政士大夫之在陛下如輕重之在權衡曲直之在繩墨宜乎俠之間風慕義誠心悅服望望欲進於門下昨生福建部司掌以泉李教授爲請於朝聞閣下深惜適不餘論拜命奔走與以伏下風而瞻君子之光輝不謂旌節之遷移也第快快深恨自歎命分之薄已而叔粲大夫相見具言閣下有以昭隣之深者益用欽企今茲曠大詔天漏泉之澤与輝寵後歸省墳墓當道由南海而問下實以旌鉞來帥子是使俠得便道以貢名而命其爲夢幸豈特窮冬熙熙之和久幽赫赫之昭而已哉然前日旌旆過英俠適以家訃遠至舍弟與其婦同時傾逝荼痛喪裂是用不得迎拜道左逮今爲恨以鄉者頗慕德誼之切今茲情加親勢加重之時宜乎不當滯滯自緩自後之如是特以旅橐空罄市室不售因仍未能伸羽翼而東也然亦不過旬月即登門闕承警教有日也不勝區區私有慶喜

連夕不眠者謹布一二于左右而爲請見之先伏惟以靈枯燭幽廣大無疆之心必賜俞可不宣

新刊 國朝二百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四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五

書

上監司節守書六

上呂晦叔書

淮海先生

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巋然當時自至雖欲深閑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與頌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委不能定大計於无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勝事敗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

子為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李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
東漢之士李術優於異端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為
車以識為馬李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
駿騏駝通墳上峻坂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
東漢之士如丘泰氏持策攬轡賓客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輶
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
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指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
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李足以探天人之顧
術足以耦事物之变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當於此
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
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脩
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
然未厭者有耳矣比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實
隸麾下是以朝夕懼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贅諸下執事

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夫大冶無弃金大陶無弃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屢與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陛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于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某再拜

代上薛金陵書

姑溪先生

遠去侍席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嚴然可畏之德威翼翼然悅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于懷也此特小己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以物指習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而有常者也曾不知刑不峻而頑猾屏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革昔無夕不警盜也而今乃外户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醉人攢路則歌笑扶攜無一語相凌拂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迹与二三要人握手傾蓋周旋於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問細廉莫不滿足而恋恋不忍舍去是豈沾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乃知小己之所

得乃衆人之所得也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察有間之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之効乃能如是邪必曰
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爲可
仰也其曰推是而行之於廟堂之上則公已効之舊但徧迫自
吝者率以迹求而不知以道而觀是未足爲知公者又曰公將
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森然下肅凜於民則今日之政
信可見於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如是以有袞袞兮無使我
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愚與衆人同也早游門下特不敢自
許於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勤似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
次必于是然蒙被之獲罔然不知其况也不圖晚暮獲奉均勞
之便拊循有加禮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上夫謂造
次必于是者皆私計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变有生所同而
有得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漠然耳以是而
推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硕大光明匹夫匹

姍不得其所則如已推而內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西公之心
幼一介所吝不復繙繙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上帥書代人

木鴈先生

不言之化無名之朴藏密宅幽不自俎豆於玄爲之域則人孰
得而相之然從事於務者不好辯則力心不據不求舉則外望
不集緣是窮達形焉貴賤著焉曳梁苑之裾漫許都之褐以致
其身而授槃置醴皆公卿俛屈以就士子之美或取以贊幕畫
或用以重府望蓋非豪傑勝流不与茲選其有樸邀無它能者
往往濫竽門下而死馬畫龍不加汰擇非其智不足於炤了也
誠謂涅闕不虧之器難於強人取能絜身辦事則何士不登吾
之旦評邪某本眉陽白士幼聞父兄之餘論蓋嘗鼓瑟虞庠期
欲自奮立而退鵠南宮年躉晚遂叨世賞一行作吏雖未閑
法義而區區計效粗追殿責以故當途膚使間蒙知翼俾遂循
資茲焉還叔父茶事之嫌移主邑簿殆且閑歲妄圖遷改之漸

而諸公又有許爲甄陶者其惟執事仁義之氣宣帝力於圓扉
道德之風明國是於半水善救人而不絕物願如某者雖賤愚
無取而亟勉備使令亦既積日且家門官吏似有雅素則恩膏
之施執事當異然垂錄也況近召之命已播中外方趨舍人治
裝其豈顧躁言之罪遲遲不引眾而爲庭闈之弃人哉執事齋
威試加察焉

上宣撫張樞密書

南陽公

某再啓近傳金人入寇東南朝夕隱憂不遑寧處會稽阻錢塘
可爲久長計否去歲川陝望幸漢守據險阻激勵陝右猛將利
兵庶幾漸圖興復而此議竟格今日豈可不伸前議望留鈞念
某雖擬守郡符區區迺心王室亦當力請蓋朝廷無拘迫之憂
方可号令中原沮此議者何不思之甚也陝西五路每路有二
十將對排軍器而保甲人人習戰勁利標邀自來諸將倚爲選
鋒今合五路約有五十四方此外射弓箭手尤爲勁捷合五

路約有十六万金人兩寇閬中皆爲諸將犄角拒之浙北而去
以形勢論之乎百二山河之固以兵力較之百倍江浙而又有
執戶蕃兵自來目爲鐵鷂子隊人謂一可以當百捨此而不用
而欲聚東南烏合怯懦之人以當金人百勝之鋒未見其可陝
右諸州拒敵之心甚固若乘輿在蜀撫存激勵則人百其勇捨
之而遠駐江浙虛諸將解躬未必有勤王之心今天下大計倚
蜀漢陝右形勢及五路兵將圖興復爲易自江浙反正爲難望
廟謨早定至計伏聞有川陝宣撫之除想已拜命矣

與成都帥盧尚書

同前

某再啓近來邊報稍息兩蜀關鍵全在利路議者謂自陝右而
來不由劍閣其路有三一自興元入米倉山至孤雲隘口經難
江縣入巴州則徑入成都又閬州一自利州由木瓜嶺鼓樓山
經葭萌蒼溪西水益泉縣徑入綿州一自長安由子午谷至達
州經鐵山徑入渠州去歲惟達州置子午寨極隘外與元米倉

山孤雲隘口可以守把利州木瓜嶺鼓樓山上下約二十里可以守把然今守把正名目而已詢之商賈私販及經往來人皆去兩處道路依山險可以剝削去處甚多本路官不肯斷削留爲道討其設辟不過謂梁洋無糧道而已餽運自有正路豈由此崎嶇小徑又不過謂尔不助我把疆強若恐入吾境乃爲尔防限耶此二說皆自利之計也立之老兄若爲保蜀万全之計當先念此宜自成都差有心力文武官各一員專一督兵夫斷削此路前後數百里有可斷處勿復更留縱稍費力豈可但已又洋州有路置至巴州雖以兩處稍遠而可通鐵騎然依山丘棧斷之易爲力此數處既若寒則專力守劍閣及與利棧道蜀中必保全安千万留念至懇至誠嘉陵水路正初堂蒙諭及指置想已有妙畫矣地圖一本在季蒙處可取觀即見子細也

上張宣撫論用兵三策書

王臺三公

宣撫密相公閣下昔范文正公居喪上相府書其自言不敢

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方仁廟之初承三聖之烈天下大治四海一家法度已彰兵革不用可以与民休息垂拱無為之時也而文正公豈不岌岌乎若有危亡之变起於旦暮故踰越典禮急於進說忘義之士至今偉之賞也何敢望於文正公然誦其書尊其道行行慕焉矧今天下事勢嶺危如此閭下天挺忠孝才兼文武凡所動作皆中機會以取高於當世出而宣慰數路分主西南之憂方將收用群才以建立大功而賞僻在西南卧古鬼中敢不以文正公之為心而無一言哉今天下之大利害生民之大休戚朝廷之榮辱社稷之存亡事關廟朝者皆果暇言今之所言者特以閭下膺闡分之寄所先者兵事兵之所恃者財用而已然賞書生也權物貨之輕重通商賈之有無較鑄銖之積折秋毫之利非素所習至於兵事則亦不敢自謂通曉然初知讀書自春秋戰國以來謀臣之策良將之略成敗得失之數蓋亦無所不窺以考驗其故而得其一二故敢進末議

且北胡之能入中國而屢以得志者其說雖多要在一言曰和而已一卒而爲城下之盟再卒而京師不守三卒而龍破廣陵皆以和來也自澶淵與契丹盟慶曆再和天下無事百有餘年承平既久人不知戰故今日北胡得竊其說以邀大利朝廷知吾中國之勢力不足以敵也亦姑取和以卒苟安故實虜計中而每每未悟以至於此兵法曰上兵伐謀彼之說以和而吾之說以戰則何遽至是哉今中國弱矣求和而不得矣困獸猶鬥而死於人乎則其勢必至於戰前日史策進戰者非曰能料敵制勝也欲與之俱靡而已建康之被獲相當淮甸之斬馘劫掠近日長河舟師之捷而西兵止亦有功則戰之效也東南之事難以鴻度諱條西師利便爲之中下三策火敵共三策曰用弱凡吾兵實強而欲譖人之國者必示之以弱冒頓匿其壯士健馬以見漢使是也吾兵實弱而欲譖人之國者必張之以強韓信吾用休兵致使齊燕是也今吾兵既弱情見力屈張以強勢

敵必不信故莫如用弱敵人素諒吾中國之士以爲無能為寄
則示之以不爲素知吾中國之民怯而畏戰吾則示之以不戰
今宜下令約束諸路曰備尔甲兵謹守封疆寇來則禦之去則
不動天子蒙塵于外以關龍之遠而頻年寇至官吏之勤勞而
軍民之困瘁也故命吾出而撫綏戰非吾事也使之益以我爲
易而不設偪而五營自治之內選將任賢蒐土揀卒結之以恩
信而固其心激之以忠義而盈其氣凡吾之兵擇其精銳而損
其數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使彼怠而我奮彼驕而
我怒及此而與之戰破之必矣中國之民非心附夷狄也特劫
於威強服爾我戰而勝天下可傳檄而定此非常之功也中策
日用奇古之伐國者必先用其兵於空虛無用之地所以翦其
援而孤其勢漢高帝之所以爭雄天下者項籍也自彭城之敗親
廷令敵人之志專在於東南也胡不併力而收秦隴南李巴蜀

以荆湖舟師臨吳會，非其智之不出於此。蓋以我為易而不必用此也。吾可以因其勢而用奇，河東吾主也。朝廷仁恩德澤百有餘年，豈無豪傑忠義之士？欲奮而不得乎？敵人大兵往來，徐泗之間，而獨以偏師臨西土者，懼吾一出過河，以收河東豪傑忠義之士，搘燕雲之虛也。三年于茲矣，而吾乃畏縮而不敢進，使其偏師日引月侵，陷吾數州之地。此執事者之過也。為今日之計，莫若大率五路之師，每路各留兵數千以備它盜，援要害之地，擇利而進。別選精銳五千，旁南山而東出，商號趨陝，渡河以襲安邑，河東豪傑忠義之士聞官軍至，必有應者。因彼之糧，鼓行而北，收復上黨。太原則河中同華，在吾腹中而虜師敵矣。昔韓信擊魏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金渡，軍襲安邑，遂虜魏豹。此用奇也。下策曰：浪戰。以秦鳳厭河之兵，由長安以收潼關，以涇原環慶之兵，由鄜延以入馮翊，兩軍犄角而進。見利則攻，不利則守。一勝一負，雖無常形，而彼軍

深入吾地欲攻則不得前欲守則無所掠則其勢亦必不久俟
其追至吾以兵臨河列屯戍而守之據全秦之地修城池勸農
桑訓兵養民阜財積粟以爲後圖此最下策也賞觀東狄之強
無甚於今日非其能強也因吾之弱勢以成其強爾然豺狼之
心本無遠略所至殘暴人心不附名雖爲強其實易弱范增曰
持壘者當天定傾者爲人節士者與地其說與易老子合此非
獨爲越言也近之治一身大之治天下莫不用此况於兵者存
亡之機死生之地而可不知此哉伏惟問下觀時之變察敵之
情務万全圖久安無務於速成無貪於小利使兵勝於外福生
於內建功業於不世流聲名於無窮則賞之所陳三策願審處
其一而行焉若夫財用之說非所素習而亦嘗講聞其大者易
曰以仁守位以財聚人以義理財上以配天地之生德則財用
之說蓋有仁義存乎其間而非爲人害者也故曰道御之而王
權用之而伯如前所謂較鑑銖之積折秋毫之利則小人之事

其爲人害也必矣夫居有事之時障權應變而不失其正者君子之時中小人而臨權交之際則亦竊其名而行其無所忌憚之事小人而無忌憚則亦何所不爲哉伏惟閣下留意其大者而無惑於小人之說以予爲取不患不足賞不勝倦倦諱復列之于末閣下無以其書生之言而忽焉于冒鈞嚴不勝戰栗

上張宣撫論用兵利害書

同前

宣撫樞密相公閣下賞憂患餘生閣下過聽差貳名邦雖亡與啓狀叙謝念無以報德伏見閣下以非常之才當頗否之運撫數路宣慰之權与人主中分天下之憂匈奴不滅去病何以家爲元濟未擒裴度誓無還日忠懷激烈前無古人甚善其等質輒述今日制敵之方以備採擇伏讀主上近日詔書一道聖訓丁寧不与強虜爭一旦之力竊意今日制敵必用守策也凡守必以兵諸州又籍之外曰招集散亡曰募良家子曰選鋒敢勇曰弓手曰水手而兵已多守必須知責賦征商之外曰茶息曰

鹽稅曰酒課曰徵賞同罪役而貯已衍水運則袖櫨相街座運
則有鑿穀犁而米粟積山林有伐筋骨有宰鐵冶有鑄而器械
具兵雖多而常患無兵財雖衍而常患無財米粟積而常患不
足於食器械具而常患不足以用此其故何也敵人未去而吾
未有休息之期曠日持久則皇皇然常有不足之憂也敵人駛
吾之民以為兵因吾之食以為糧而其精騎不過數千負勝養
威終日間暇聲吾之東而實之西迹吾之右而形之左使吾疲
於奔命備不得撤敵日以壯吾日以困賞竊為執事者危之古
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所謂不知所攻者非謂牢閉固拒使攻
之不可也蓋亦時出於戰而已夫兵難遷度將不中御應機制
變自詭以勝可也今諸路險隘屯戍之兵多則食不足少則不
能支敵宜判選精壯而損其數於諸屯相近之地相其要害之
處各置重兵一二千人使之緩急足以相救有險以恃有壯夫
以誰何有重兵以為援夫何患不能支敵時以銳兵齋數十日

糧或出秦隴以搖涇原或出褒斜以攻長安或出商洛以燭同
華於諸將中擇其敦大厚重者使之宿重兵於要害而剷勇果
敢者使之將銳兵以出入彼攻則不克守則多虞其勢必消不
出暮年閏中諸郡可以復得非但保蜀而三晉諸葛武侯連年
出師而蜀人安使敵備之而未嘗備敵蓋以攻爲守也又其出
師糧盡則還不竭民力以奉軍旅若其賦斂誅求日出則蜀何能
國今詔書責吾以守敵人知之而不專於守以出其不意此武
侯之術也用兵不多約其調度則昔之常賦贍焉有餘可以罷
去奇擾一切苟且之法以人則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愚竊
如此惟閣下圖之

上姚安撫書

因窮先生

某少時聞劉前姚公以忠義翼衛社稷父子兄弟寧戚名
皆爲當世第一而其間不輕然諾持重有謀折節下士不苟以
一身之尊失易天下之安危閣下爲最貧至大夫莫不愛重

之及長游京師往來閔陝間繼又官于雍以其所見與閣下者而考其始終大略然後史然知閣下之爲人若獨功名事業為時偉觀而憂國愛民輕財重義知取舍絜去就信有古人之風而攻城野戰克敵取衆之竒蓋閣下之細事而不足道也方西邊用兵中外之士陳述利害稱美功德惟恐其後子女玉帛牛羊犬馬充塞將相之家其餘抨擊譖讐而去者不可勝數頃年尤盛閣下獨顧大軀至於退默不用自信益篤崇寧不有使子契丹者失於將命是生戎心乃出虛聲籠漠邊境以安我虛實中外憂懼經生滿朝束手不能出一言河朔諸州無故城守天子交色召公子西將付以事公慨然一方略具以西北二邊勤靜安危之機攻守輕重之所以不同者詳于朝上嘉歎從之虜亦遂無事自是排斥小人異日沮害者沒意用之河龍以西屹然無四顧之憂至大觀之初百廢鼎新夷狄欽附墳石之西遠界河源黔南招納縣九万里議者皆曰万世一時也閣下擁高牙大

蓋當志士抵掌鳴劖之秋乃闔門私室無所造請非有高出絕俗之慮何以及此某聞之竊有責焉夫書生鄙夫平日高談危論規矩步趨外見誠似矣方朝廷無事時人人皆能睢盱伺候乘便逐利一旦有急患者以恐懼惶國知教以乘隙生姦漢唐之亂自此出由是觀之使閣下遭倉卒之變排大難解大紛不動聲色而易危為安轉敗為勝豈不賢於書生鄙夫照人必能窮也然後可与之富人必能退也然後可与之進惟非知道者不能自泰以來豪傑之士伸於功名者或屈於節義勇於武略者或佚於文章計一己之榮辱而忘國家之安危苟目前近效而不顧善後之慮者皆是武帝末年海內虛耗太宗奢戮諸國自謂無敵而子孫世苦夷狄之患非特君之失皆將吏貪功生事之過也今閣下進不爲已退不志君有撥劫四夷之勇而不肯替民以取利忠足以結主威足以服衆仁愛足以得士民之歸歎懷之士卒附之賢士大夫愛之人主信之漕事變而

不惑臨威勢而不挫處去就榮辱之際而不以利害易其心要
使其民安其國治而吾身從之功名節義文章武略兼全並有
推是心以性雖加之廟堂之上役使群衆賢於衛霍遠矣某西
蜀賤士讀書朴拙不適時用獨好古人大節以爲大丈夫立朝
當以忠義激揚世俗處今之時如公乃可至於官祿富貴雖如
婢小人時來則爲之竚泛觀前古盛衰治亂興當今施設之方
考論時事輒亦及於兵初得一第以遊食州縣爲養親計而意
廣才疎年少氣盛暗於情偽不能收效鋒鏑以陷大難退而省
之厥今天下非閭閻下將誰可與者而天下長燕事則已數有焉
非閭下其誰當之閭下平日所以絜去就慎取舍憂其身不苟
用之者豈非志在於國而欲有以重發之者耶若某者亦豈非
天欲用之先使之困折窮餓然後出之於此耶伏惟閭下功蓋
天下名顯一時精神氣幹折衝万里之外倜儻好義遇物不疑
輒用區區以求合於下孰若夫作為文詞勒名紀功此猶浮世

之餘事至於効尺寸輸肺腑庶幾少補涓埃異日可以備朝廷
去取尚有資焉惟閣下進退之

上席師氣修舊李善

唐秦愍公

蜀都坤維寔古梁州之域仰瞰井絡會昌之分俯環岷峨委崐崙
之氣出載其英岱不乏人古所謂士大夫之郡也某承乏教職
定據士林汗顏醉心殆五百許日矣目悅衣冠濟產之儀耳熟
絃誦洋洋之聲知名教中有樂地恬然以自得也一日升堂有
職事者振衣避席而謂曰蜀有季舊矣漢景帝時文翁出守蜀
小而經營之漢武帝時高朕繼至再洗而增剏之今所謂孔殿
者乃高公所建寔漢興平元年九月也迄今千有餘歲矣崇寧
初樸改卜新基以闢靈黃金帛而礼殿如初焉棟宇腐朽無隆
豈惟不足以行典禮亦恐不足以禦風雨殿之右有一壁乃文
高二公之遺祠殿之右有石經堂刻易詩書等十二經傳於壁
凡茲數者歷年曠久土漏不溫因循棄壞過之者不一壁之

者暢然好樂道者之所深太息也先生得無意乎某謝之曰子
言陳義甚高所樂聞也然士木之功寔勞且賈某職在訓導未
遑它忙顧邊笥未能滿腹而董帷方且潛心今日之事非唯不
敢亦不暇也職事者進而言曰吁是誠何言也無乃愚諸生之
不識耶古者化民成俗必以設黨庠遂序爲先建國立季必以
尊先聖先師爲本况夫禮殿者月吉奠謁春秋釋奠修俎豆之
容以敦教化之原也石室之祠無忘賢太守之盛德石經之刻
爲万世不朽之傳類非細故不可少緩今惜百工之費而隳數
千百歲之故基神冥臨之將有任其責者先生何憚而不言耶
某復應之曰往歲首夏嘗修尺牘贊予帥府願下有司鳩工度
材因舊補葺庶可持久是時龍圖吳公有惠計度而圖之會有
旨銅壺建閣未暇及議茲事之不謁有數存乎其間非某之所
能強爲也子何嘲焉職事者又進而言曰天其或者將有待乎
今庶公之再鎮茲土也百度修飭庶績咸潤成名揜於垂巖槩

栗而不苛德政侔於清獻優優而勿擾欵臨李宮誘掖多士諱
諭以通經術尚廉耻爲言文翁化蜀之德始無過此鎮蜀以來
未有盛於斯時也當其遇其人畏縮退避而不言縱無幽責詎
道清議耶諸生講之熟矣敢采以告願假一言以伸之將見朝
往而夕聞命矣外者興歌者正不可枝梧者革去而鼎新之以
爲學校之壯觀而振西南之盛事不其贊歟異時我公矣紹東
歸羽儀天朝是所謂聖主得賢臣非唯蜀人之慶敢爲天下賀
也王褒之頌諸生願執筆以俟某贊其言壯其志撫實而書冒
昧以陳不識察其胷中之誠而亮之否

上皇請用書

李忠愍公

某竊謂教化不綱士氣沉鋏至此極矣蓋自崇觀以來士大夫
冒尚王安石拘忌軟熟之學自濡耳染目改月化浸久浸陋莫
有悟其非者故一切務爲躁競而廉靖者寡務爲阿諛而堅正
者寡務爲苟刻而仁厚者寡務爲臧默而慷慨論事者寡聞有

英特秀邁之士挾負天稟高自標躍不牽於羣咻不良於蜀吠而欲追附古人前輩之列又不遇盜蘇子瞻黃魯直等一時游戲之語稍加翦飾爲文采耳搖塵清談無裨世務其有勤職事者笑爲俗吏論兵刑者指爲不祥及朝廷利害則掩耳流汗必以爲狂爲癡上下相襲遠近一軌晉之虛曠唐之浮誇兼而有之人才荒落風俗頽靡如人之表肥而不知其中無足恃也使之遇大難當大任皮大策建大勳茂有濟矣故厲者金寇渝盟直薄城下廟堂無良謀疆場無善戰生靈暑戮枕藉千里金帛寶玉岳峙川流婦人女子飲泣北邁又增歲賜割三鎮以填溪壑之欲而索未已也國有人焉其至是乎雖然當諸國分裂時而齊猶有管仲燕猶有樂毅趙猶有廉頗李牧以扞強敵以扶弱緒而謂今日全無人哉是必或伏於山林或屈於州縣或廢於罪譴或見忌於朝廷顧東拔之何如耳恭惟閣下以典瞻之文蹤英雄之彀以強敏之才造功名之會曩職教事于相而某

洛人也。竊聞環奇之言，比到都下，歲未及閏而閭下已來從列矣。旋尹京兆，以忤權貴被斥，識者高之。今茲復來，人爭先觀。屬太李生陳東以伏闕負謗甚危，而閣下力救之夫。【太李生至微也】而言路之通塞是係君子小人之勝負，是係宗廟社稷之安危。是係故人喜陳東之敢言，憂閣下之肯助也。頃嘗傳閣下有不次之除，或者笑曰：「此公才與量，莫盛人必忌之。既而止還舊物，雖彈壓之任，需神明之斷。天子委萬物以資屈為嫌，而外議太太猶謂忌者為之也。前所謂伏於山林，處於州縣，發於罪謫者，不可槩全而見忌於朝廷者，閣下之謂也。今國勢不競，爭於小醜，正人才是急。某輩齎賤賓助，既不得骋矣。如閣下，苟復如此，將何覬乎？儻以其言有情，試召而与之語，恐有瓦之一焉。」

